

GONGHEGUO
QIZHI
SHANG DE
YINGMING

共和国旗帜上的英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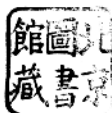
李海宝
唐菊英等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共和国旗帜上的英名

李海宝 唐菊英等著

307/1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B 756499

共和国旗帜上的英名

李海宝 唐菊英等著

王立威 郑兆棠 蔡传生 丁德武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江苏阜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125 字数 101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000

ISBN7-5324-1109-5/G·315(几) 定价: 1.75元

目 录

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·····	(1)
——奚佐尧烈士	
北伐军中的“赵云”·····	(9)
——曹洲烈士	
赞同毛泽东的主张·····	(18)
——卢德铭烈士	
农民暴动的组织者·····	(28)
——夏明翰烈士	
农民运动的先导·····	(39)
——彭湃烈士	
手捧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师爷·····	(51)
——杨殷烈士	
黄洋界上炮声隆·····	(59)
——陈毅安烈士	
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·····	(69)
——邓中夏烈士	
战斗在敌人心脏·····	(79)
——钱壮飞烈士	

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

——奚佐尧烈士

1926年秋冬，上海南市兵工厂、船厂门口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行走匆匆的青年，由于他额上有个红记，很容易辨认。这人身穿西装，头戴礼帽，走路的那副派头，像个工程师或高级职员。奇怪的是，他没有像当时一班假洋鬼子那样趾高气扬，不管是遇见工人还是职员，总是笑笑或点点头，好像早就相识一般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才打听到，这个没有架子的人，原来还是个留学法国的大知识分子哩，被好几家厂老板聘为技术职员，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，叫李左人。大家都叫他李先生。

但是，人们并不知道，李左人是他的化名，他的真名叫奚佐尧，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，不久前才从苏联秘密回国，以技术工作作掩护，到上海发动和领导工人武装起义。当时国共合作，为了打垮封建军阀的统治，发动了北伐战争。眼看北伐军快要打到上海了，上海的工人、市民都磨拳擦掌，想用自己的

力量,和北伐军来一个里应外合,打败敌人。

奚佐尧到上海已经几个月了,可他还没有探望过自己的姐姐和弟弟,倒也不是抽不出身,而是因为秘密工作,稍有不慎,往往会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,也会给亲属造成危险和麻烦。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,决不与工作无关的人员接触。一天,他在永安公司的楼梯上和姐姐邂逅相遇,姐姐早就听说弟弟已经到了上海,这次碰面,正想好好叙谈一番。但被机警的奚佐尧制止了。只见他迅速脱下手腕上的手表,简单地嘱咐了几句,大意是:自己国外归来,一没做官,二没发财,而且工作无着,无力养家。随身值钱的仅有此表,请姐姐转交给江阴乡下的妻子。姐姐见他西装笔挺,满面富豪之气,而口中却说如此的话,正在诧异间,奚佐尧已身影一闪,淹没在人流里了。

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,计划在10月24日举行。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决定奚佐尧负责军事技术并兼任工人自卫团(即工人武装纠察队)指挥处领导成员。他根据党的指示,负责组织和发动南市区工人武装。为此,奚佐尧租下房子,设立秘密指挥所和参谋部。他废寝忘食,日以继夜地联络工人,筹集武器,制作旗帜和宣传品,两眼都熬红了。10月23日下午5时,党组织下达了起义的动员令,约定以停泊在黄浦江中的兵舰开炮为号,全市联合发动起义。几天没有很好合眼的奚



佐尧毫无倦意，异常兴奋地投入最后准备，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。

当夜，驻守在南市区的反动军警，也已闻讯而采取了防暴措施。南市区起义的指挥所附近，敌人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大街小巷，还有背着大刀の游巡队武装巡逻。环境非常不利。等呀，等呀，夜已深，眼看已超过预定时间了，怎么还没听到炮声，也没接到任何通知，多急人那，是交通员被捕了呢，还是起义事泄而改期了呢？奚佐尧无法肯定。为了弄个明白，他不顾自己安危，身携武器，带着三名同志走出秘密指挥所，准备前往参谋部探听情况。不料，途中和敌人两名潜伏哨兵遭遇。奚佐尧为掩护同志，当场被捕。敌人在他身上搜出旗帜一面，手枪两支，不容分说，即以“乱党”要犯，将他五花大绑起来，连夜押送到警察分署。因案情重大，又把他送到淞沪警察厅讯办。同时，敌人还对奚佐尧工作的地点进行大肆搜捕，逮捕了房东母女。

由于敌情急骤发生变化，起义被迫改变计划。但因敌人封锁，这消息未能及时传达到南市和浦东，使一部分军事力量暴露，不少工会干部和群众被捕。奚佐尧在狱中见到他们，十分痛心，他设想着怎样才能用自己的牺牲，来保存党的力量，换得战友们的释放。第二天，奚佐尧被押送到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司令部的军法处。他明白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，因此抱定牺牲自

己，不给敌人一点情报的信念。上午10时，他被带上法庭，一位姓陈的军法官，脸色木然地问着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人？”

奚佐尧早就胸有成竹，不加思索地答道：“李左人，绍兴人。”

“什么？绍兴人，那你口音怎么带江阴腔？”法官阴阳怪气地反问。

“没什么奇怪，我从小在江阴外婆家长大。”

法官又问：“你是乱党吗？谁是头儿？有多少人？”

“我是革命党，就是革你们这些乱国乱民命的革命党！你怕吧，革命党有四万万！”奚佐尧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强词夺理，不是乱党，身上带着枪干什么？有枪就是想抢，想暴乱，就是乱党！”法官有些气急败坏，但强作镇定。

“哈哈，”奚佐尧冷笑了几声，“有枪就是乱党吗，法官先生，那你不仅是乱党，而且还是这一群乱党头目呢。”他边说边使劲地用铐着的双手朝门边一帮武装军警挥去，锁链也被震得铮铮作响。

“你——你敢谩骂法官！”法官屁股上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，猛地站起来，但又迅速地坐了下去，可能意识到自己是法官，在犯人面前是不应该失体面的。“你还是放明白点，据说你留过洋，又年轻，又有技术，

却去跟着别人闹，他们能给你多少钱？”

“我是要打倒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军阀，不是为金钱卖命！”

“革命，共产，不管你是什么党，老实招来，不说实情，格杀勿论！”军法官这时已经斯文扫地，露出狰狞面目。

“要杀头，要枪毙，随你便，不过，请法官先生注意，我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最高领导。那些因为我的关系而被抓来的人，都是无辜的。就连我的房东，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你们却统统抓来，是不是抓得愈多赏钱愈多啊。老实告诉你们，我的同党，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浙江都有，那些把吴佩孚、孙传芳打得落花流水的人们都是我的同党。”

奚佐尧在法庭上宣传北伐革命形势，军阀政府一定会垮台的道理，弄得法官压压不住，审审不下去，只好草草休庭。

奚佐尧被捕后，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都在设法通过社会关系，积极营救，但因为他自己已承认了事实，所以敌人很快判他死刑。当时，奚佐尧有个族叔，在上海很有些地位，而且与军警头目也有些熟。他得知奚佐尧被捕的消息后，也十分着急。他见过军警要人后，来到关押奚佐尧的监狱。奚佐尧身上穿着玄色的斜纹布衣裤，双手被缚，神色从容，态度安闲。见到族叔进

监，也不理睬他，好像根本不相识似的。族叔说：“大侄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我是你阿叔呀。他们说过了，只要你承认是我的侄子，我就好替你说话呀。”他见奚佐尧仍不吭声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也不为难你，你的事是受人指使，受了骗，做错了，就这样向他们讲讲清楚，我就可以花钱去赎保你了。”任凭这位族叔好说歹说，奚佐尧毫不动心，恼得这位族叔头一摆，气冲冲走了，边走边骂：“逆子呀逆子，奚家逆子，让他枪毙就枪毙！”这位好心的族叔，他哪里知道，反复无常的军阀，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一旦奚佐尧承认了叔侄关系，不仅救不出他，而且还会牵连这位族叔。奚佐尧死死咬住不说自己真名，无非就是要保护党组织，保护同志，同时也不想连累家属亲友，表现了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。

敌人最终是把奚佐尧杀害了。但是，就在奚佐尧牺牲后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上海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，赶跑了统治上海的封建军阀。

烈士简历：

奚佐尧(1897—1926)字冠一，化名李左人。江苏江阴县人，毕业于南菁中学，后在天津、北京读大学，不久赴法国、比利时勤工俭学，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25年他和朱德等人在苏联东方大学参加军事学习，1926年回国任中央军委技术书记，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

工作,1926年10月26日被军阀孙传芳杀害。

(黄河之)

插图:蔡传生、丁德武



北伐军中的“赵云”

——曹渊烈士

在北伐战争的时候，有一支以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部队，从广东进军湖南，袭攸县、克醴陵、占平江、突破汀泗桥、夺取贺胜桥，直捣武昌。一路斩关夺隘，所向披靡。这支部队就是为北伐军第四军赢得“铁军”光荣称号的叶挺独立团。在这战功卓著的英雄团中，有一位英勇善战的“赵云”，他的真名叫曹渊。

赵云，又名赵子龙，是我国古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一员猛将，身经百战，无往不胜，为蜀国立下许多大功。大家称曹渊为赵云（赵子龙），不仅是谐音，更主要是表彰他为革命冲锋陷阵、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。

曹渊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，讨人喜欢，所以父母给他取了个乳名叫虎子。十几岁时，他就跟着哥哥，参加反对卖国贼袁世凯的斗争。他的性格就像他的乳名，虎虎有生气，常常见义勇为，爱打不平。后来，他考进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的黄埔军校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。进校后，他努力钻研军事技术，刻苦训练战

术，并参加了共产党。在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和两次东征等战斗中，他表现出在军事方面的才华，成为黄埔军校出色的青年军官，先担任连长，后擢升营长。

北伐战争开始了。曹渊被当时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安排到叶挺将军的独立团，担任第一营营长。曹渊很高兴，在给战友的信中欣喜地写道：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，已经参战多次，不过只限于广东区域。现在我们革命军就要进入湖南境域，不久就要和帝国主义的走狗、大军阀吴佩孚刀枪相见于战场。我誓以热血灌溉革命之花，为打倒军阀、打倒帝国主义而战。

袭击攸县的战斗，是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后的第一次大捷。曹渊在这次战斗中担任增援任务。当时，叶挺为了救援被敌人包围的友军，顾不得曹渊的第一营还未到达，就率铁军另外两个营，冒雨强行军二百里，增援友军。想不到的是，“铁军”一到，友军却弃阵败逃。这样一来，“铁军”的两个营就有陷入几万敌军包围的危险。危急关头，叶挺命令曹渊快速增援。曹渊一营官兵日夜兼程。大雨过后的道路泥泞不堪，漆黑的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很难分清方向。曹渊分兵两路，一路增援二营，一路增援三营，连夜急行军赶到前沿阵地。在曹渊的鼓励下，全营士气高昂，大家决心要打好这北伐的第一仗。路上，他们不断看到沮丧的友军，不但情绪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更激起了杀敌勇气，官兵们



相互督促，友军退下来了，我们快些上去！有的人还劝导友军鼓起勇气，并肩战斗。曹渊很快判明了敌我位置，及时和三营取得联系，面对千余敌军，他们合兵坚守阵地，到凌晨，全线出击，以一个营兵力打败了敌人六个团。他们又乘胜追击，占领了攸县，粉碎了吴佩孚进攻湖南的计划。

时隔一个多月，曹渊又在攻克醴陵的战斗中打了个漂亮仗。那次战斗，首先是在醴陵南部三十里外的泗汾附近开始的。起先曹渊率领一营击溃豆田的守敌，又渡河紧盯着败兵不放。途中突然遇到敌人两个团的增援。敌人的兵力超过曹渊六七倍，还占领了有利地形，把一营团团包围，妄图吃掉一营。面对这种恶劣的形势，有人建议坚守待援。曹渊认为，两军相遇，勇者胜。仓卒间，敌人对我虚实不明，可以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攻击，发挥铁军勇猛战斗的作风，必能以少胜多。事实证明曹渊的判断是对的。他们集中全营重火器，先向敌人占据的一个山头猛攻猛冲，在冲锋中，有一个连长负了伤，硬是不肯下火线，继续指挥战斗。后来，他又一次负伤，大腿也炸断了，战士要把他抬下去，他不肯，并对战友说，你们抬我下火线，就减少几个人打仗。你们不要管我，快向敌人冲锋。他振臂大声地喊着：“冲呀，二连！”“冲呀，快冲！”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冲杀，曹渊一举夺取了那个山头。

接着，曹渊又带领革命军官兵，高喊着“为死难官兵报仇”的口号，刀出鞘、枪上膛，铺天盖地的向敌军阵地冲去，全营几百把刺刀，在炎炎阳光下，闪闪熠熠。一场白刃肉搏战在山坡、山颠上展开，风声鹤唳，杀声震天。敌人在这强大的攻势下，一时也弄不清眼前有多少革命军，无心恋战，纷纷丢盔弃甲，狼狈向醴陵逃窜。就这样一鼓作气，曹渊以一个营的兵力击败了敌人两个团。

曹渊这员革命军的猛将，一路北伐，屡建奇功。他在占领平江和突破汀泗桥战斗中，不是打头阵，就是打突击，哪里战斗危急，叶挺就把他调向哪里。当时，吴佩孚手下有个得意的将领叫陆运的，是镇守平江的防御司令，素有“健将”之称。因此，吴佩孚觉得有陆运守平江，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但是，陆运固守的防线，却被曹渊一举击溃。那天，独立团由当地农民协会会员带路，偷渡了汨罗江，从北岸沿江小路直逼平江。曹渊带着第一营和机枪连，像一把尖刀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平江城的东北端。当曹渊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向平江城发起攻势时，那个城防司令陆运还在过麻将瘾呢。早就有人向他报告说，城外有北伐军来攻城了。可这个骄傲的城防司令连头都不抬，摆了摆手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他们不怕死就让他们来，我看他们不是死于炮弹，就是死于地雷。”原来，陆运早就安排重兵把守，而且还在城外布下了地雷，可以说是“固若金